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賜進士第高第都僉都僉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等事都尉畢沅彙

宋紀一百六十九

起疆圉作噩正月盡屠維大淵獻十二月凡三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嘉熙元年

蒙古太宗九年

春正月甲寅初置財用司詔京西湖

北制置使副給犒沿邊戰士有差 丁巳雷戊午喬行

簡請免天基節宴以答天戒從之 丙寅詔以淮襄避

地流民饑寒可念沿江諸郡委官賑濟 蒙古安篤爾

言於宗王曰隴西州縣方平人心猶貳漢中當隴蜀之

衝安得良將鎮之宗王曰安反側制盜賊此上策也然  
無以易汝遂分蒙古千戶五人隸之以往安篤爾遣將  
南戍沔州之石門西戍階州之兩水謹斥堠嚴巡邏守  
禦遂固 二月癸未朔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禮部尚書鄒應龍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左諫議大夫李宗勉爲端明殿學士同  
簽書樞密院事甲申李鳴復罷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  
府 乙酉提舉洞霄宮葛洪薨 癸巳詔故參知政事  
宣繪贈太師諡忠靖子璧服闋日與職事官以嘗預定  
策也又詔繪寶慶初元所進朕卽位事始悉本先帝遺

訓可宣付史館

致異宣繪為史彌遠之黨其所進卽位事始蓋曲為彌遠諱也宋史全文云濟

國公竑失德寢彰寧宗意不懌使相王喬閱四年不授嘉定十七年正月宰執奏事寧宗憂形於色歷言竑溺女嬖狎羣小傲誕淫褻數事且曰皇姪端重英悟可承宗祧欲竝立為皇子續正元良之位宰執奏曰聖意堅定如此宗社之福然事大體重容少遲精審行之八月壬辰召右丞相史彌遠參知政事宜繪簽書樞密院事薛極入禁中寧宗顧使前曰病已不可為朕前與卿議立皇姪宜亟行之蓋彌遠以私意擅行廢立又使其黨飾為此說以欺人當日宣付史館卽此誣飾之詞也今不取

丁酉諸王宮大小學

教授王辰言蜀中舊例乾道初虞允文以同知樞密為四川宣撫時汪應辰歸班開禧閒安丙在沔州楊輔為成都制置旋卽召還今李璹宣撫在內楊恢制置在外號令未免牽制帝曰適與輔臣言令楊恢參贊安撫矣

辰曰聖算及此全蜀之幸 己亥屯田郎官王萬進對

帝曰卿是淮人熟知邊事對曰臣非知兵陸贄有言兵法無他人情而已但以人情區處卽是兵法帝問其說萬曰一和字沮眾誤國帝曰和亦不可廢萬曰若專立爲題則不可要當竝爲戰守規模 癸卯詔國子監刊

進通鑑綱目

初蒙古諸府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

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壬子朔詔曰朕更化勵

精視民如子然內治之尚闕致外患之未平京襄旣被

于創殘淮蜀重遭於侵擾道路流離之眾慘不聊生室  
廬焚燬之餘茫無所托骨肉罹於荼毒丁壯困於轉輸  
嗟汝何辜由吾不德幸天人猶助於信順將帥悉力以  
捍防雖烽燧之甫停柰瘡痍之未復肆頒渙號用慰羣  
情發粟以賑貧蠲租而已責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死事  
之家宜加卹典或乘時而嘯聚或失律而逋逃咸與惟  
新同歸於治 丙辰詔別之傑募二萬人屯公安峽州  
許晟大募三千人屯岳州其廩給等費所合科撥條具  
以聞 己未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知臨安府趙與  
權言端平以來陛下明詔侍從臺諫各舉文武大小之

臣應詔者不謂不多其間豈無魁特奇傑之人望申命大臣集侍從臺諫於都省以前所薦員僉謀公議量才授任不必拘以資格若夫內之宰執侍從三衙環尹外之列屯將帥又擇其才望之相上下者儲之以備緩急庶無乏才之歎從之 乙亥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諡

文靖賜第宅於蘇州

蒙古主以奇徹

舊倫欽察今改

部長巴

齊瑪克

舊倫八赤蠻今改

負固命皇姪莽賚扣

舊倫蒙哥今改

諸王巴

圖

舊倫拔都今改

征之臨行語之曰聞巴齊瑪克有膽氣蘇布

特

舊倫速不台今改

亦有膽勇可命為先鋒蘇布特進戰屢勝

擄巴齊瑪克妻子於哀騰吉斯海

舊倫寬田吉思海今改

巴齊瑪

克遁入海島會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莽賚扣曰此  
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眾擒巴齊瑪克命之跪巴齊  
瑪克曰我爲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駝何以跪人爲  
乃囚之巴齊瑪克謂守者曰吾之竄入於海與魚何異  
然終見擒天也今水還期且至軍宜早還莽賚扣聞之  
卽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莽賚扣復進圍俄羅  
斯默齊斯城

舊作幹羅思茂  
怯思城今改

破之

夏四月壬辰以保

康軍承宣使貴謙爲保康軍節度使武康軍承宣使提  
舉神祐觀與芮爲武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校書  
郎劉漢弼言荆襄制閫當在江陵帝問收復襄陽之策

對曰制使若在江陵則事權重收復尚可圖也帝然之

甲申左司諫曹幽言陛下以方面付三閩而和戰之議私自矛盾憂未艾也史嵩之在淮西用清野之說敵未至而民先罹其禍用撒花之說民欲戰而禁其不得往蓋以和誤國也趙葵在淮東定遠之破近在鄰境六合之破政在屬部葵乃閉城自守不出一兵援之是畏怯以辱國也陳韓在金陵曠口之誦天殆少警之議者乃謂敵兵之難當非如盜賊之易制今宜責嵩之以收復襄陽爲江陵捍蔽經理上流爲下流防拓葵則結鄰閩以禦哨騎備舟師以防海道韓則以沿江併領淮西

以安淮東若秋冬可以遏敵乃爲報效帝然之 五月  
壬申行都大火延燒民廬五十三萬癸酉詔蠲臨安府  
城內外征一月甲戌避正殿減常膳丙子出內庫緡錢  
二十萬給被焚之家 辛巳詔求直言士民上書咸訴  
濟王之冤初進士潘枋對策曰陛下承體先帝歸德匹  
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  
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  
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  
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安厚東海之封  
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語多追咎史彌遠彌遠雖死徒

黨尚盛于是侍御史蔣峴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疏  
劾起居舍人方大琮正字王邁編修劉克莊等鼓煽異  
論并斥牴牾性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  
臣無復敢言濟王之冤者監都進奏院史彌鞏上言人  
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  
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雪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  
死非陛下之本心漢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  
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  
異乎彌鞏爲彌遠從弟心非彌遠所爲不登彌遠之門  
者三十年人皆重之旋出提點江東刑獄 樞密院編

修官徐鹿卿上疏略曰臣聞不可玩者上天之怒不可  
忽者人心之疑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  
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  
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  
念其羽翼之功潛晦陰芘於是天怒不息而警之以喪  
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爲諸臣狂易所致顧乃委  
曲調護三年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  
迅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爲變理者所致陛下雖能逐  
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  
鬱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

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此眾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濫邀節鉞之華恩寵先之火亦先之眾心所以重疑也貴親懿戚人頗譏其干請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趨之眾心所以愈疑也今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畱中方面置局以行屬託姦有科降椿畱供賞此錢此物歸之誰乎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邸之客某登某人之門旣而有脗合者矣除目旣下則又曰某出於懿旨之丁寧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之功潛邸外姻豈不可薄

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之任臣以爲不窒交通之路則謗不解不杜僥倖之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會方大琮王邁劉克莊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出知建昌軍

攷異宋史徐鹿卿傳文有舛互以鹿卿疏論惑嬖寵溺宴私爲辛卯年所

上疑未見原疏祇憑疏目又誤據傳聞之詞以爲見稱於真德秀徐氏後編辨正之是也但後編所繫之官福建安撫使幹辦公事又仍宋史之誤薛氏通鑑倫監簿則鹿卿已由國子監主簿改樞密院編修官矣今參酌書之

六月甲午詔以盛暑錄臨安府繫囚常所不原者

俟約法餘隨輕重裁決大理寺三衙門二赤縣亦如之著爲令 丙午詔以新知黃州淮西安撫李壽朋被命已三閱月不卽便道之官乃還家安坐秋防在近不知

體國人皆若此緩急何賴可奪三官建昌軍居住先

是蒙古侍臣托驪

舊作脫歡今改

請簡天下室女詔下耶律楚

材尼之不行蒙古主怒楚材進曰向選女二十有八人

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蒙古主良久

曰可罷之是月左翼諸部譌言括民女蒙古主怒因括

以賜麾下秋七月己未詔淮西制參李曾伯等各進

秩一等以去冬敵兵侵合肥浮光遣援有勞也八月

甲申追封趙汝愚爲福王癸巳以李鳴復參知政事

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金亾士人多流寓東平宋子

貞周給之擇其才者薦於行臺嚴實由是劉肅李昶皆

見用掌書記徐世隆亦勸實收養寒素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實以濟陰商挺爲諸子師以永年王磐爲諸生師旣而迎元好問校試諸生文預選者閻復徐炎李謙孟祺四人後皆知名耶律楚材言於蒙古主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業儒臣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倫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爲中選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東平楊奐等四千三十人免爲奴

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略備

九月壬子刑部侍郎兼侍講李大同言陛下念祖宗

付託之重肆頒御筆令宗司參酌彝典建置內學選育

宗賢臣謂取之屬籍必其家庭之習尚父兄之教詔薰

然有和平之氣藹然有禮義之風師保之官所以養成

其器業必耆德靖重有可象之儀經學通貫有開明之

益若宮嬪之爲保姆內臣之爲承直亦必年齒老成稟

資純厚之人蓋內學之建非王邸講授比當置教官三

四員日輪一人晨入暮出不許無故輟講庶宗賢與正

人居而德性成矣先是帝欲建內小學令選宗子十歲